

人间百态

谁当传承人

□秦建荣



熊家卤肉在龙驹县是一绝，不但色泽棕红透明，而且味道鲜美爽口，耐人咀嚼，一百多年来为人称道，赞誉连连。

这手艺传到熊甲厚手里，已是第六代了。熊甲厚宅心仁厚，做事稳妥，童叟无欺，顾客要哪里就切哪里，有零头也一概舍去。他继承了祖上的真传，把卤肉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
可最近他却犯难了，为卤肉传人的事儿犯难。本来按祖上的规矩，这手艺只传一人，传男不传女，传大不传小。可他的两个儿子偏偏是双胞胎，且是剖腹产，分不清哪个大哪个小。分不清楚就不分，他给一个取名叫熊江，一个叫熊河。如今，两个儿子二十多了，都没有正经工作，眼巴巴瞅着卤肉的营生，你说该传谁呀？怎么样才能避免矛盾，让落选的人心服口服？

酝酿了一段时间后，熊甲厚决定从卖卤肉入手，进行综合考评。

这天午后，他把熊江与熊河叫到跟前说：“我今天有事不能出摊了，给你们每人分了五十斤肉，头肉、耳朵、心肝、脾子都一样多，你两个拿出去卖，晚上回来给我交账。”熊江与熊河都是聪明人，知道重

要的时机来临了，父亲开始考验他们了；也知道父亲是个说一不二的人，他的话谁也不敢违背，就都点了点头。

正是春暖花开时节，街两边的黄杨树长出了嫩芽。熊江与熊河到了摊位后，各自亮出了熊家卤肉的招牌。熊江想，既然父亲给两人分了同样多的肉，还让晚上给他交账，这分明是看谁卖的钱多，做生意嘛，就是以赚钱为中心。他不停地吆喝——卖卤肉啦，正宗的熊家卤肉，龙驹县一绝，色香味俱佳，越嚼越有味。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他一喊，很多顾客都围了过来。熊河则像父亲一样，只把价格分门别类地写在一片纸上，却不叫卖，只有零零星星的人闻到香味走过来。

太阳还有一竿子高的时候，一个穿着旧衣裳的女人拉着一个小男孩，来到了熊江的摊位旁边，那小男孩看着猪肝不停地用手指点，还流着口水，央求妈妈给他买。妈妈说没钱，小男孩就摇着妈妈的手说：“只买一点嘛！只买一点行不行？”熊江偏着头看了看那女人，依旧忙他的事情去了。那女人生气了，大声训斥小男孩：“没带钱拿啥买？把嘴咋看得恁贵重！”小男孩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哭了好一会儿才被妈妈拉走。

一顿饭的工夫后，娘儿俩来到西街的十字路口，遇到了卖卤肉的熊河。和先前一样，那小男孩望着猪肝流口水，让妈妈给他买，也同样受到了妈妈的训斥，眼泪汪汪的。熊河看见了，就切了一片猪肝，弯着腰递给小男孩。小男孩不敢接，抬眼瞅着妈妈。妈妈不好意思地对熊河说：“老板，我真的很没钱，你别给他了。”熊河说：“这是给孩子的（他把“给”字咬得特别重），不要钱，这点肉算什么，不要让孩子哭嘛！”那女人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小孩才接过肉，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，边吃边含糊不清地说：“谢谢叔叔！”

时间过得真快，说话间，夕阳就给这一天画句号了。熊江的卤肉已卖得所剩无几，脸上流露着得意的神色。这时候来了一个留着小平头的中年人，那小平头一来就说：“老板您好，请问你这卤肉能除账吗？”熊江瞅了瞅小平头，偏着头说：“不除。”小平头右手搓着左手，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“是这样，我父亲快不行了，他最后的愿望是想吃熊家卤肉，要头肉和猪蹄。我一听完就匆匆地往街上赶，到街上才发现穿错了衣服，兜里没装钱，想回去拿钱又害怕来不及。你先给我把肉切了，明天我保证把钱给你送来，出两倍的钱都行，我只是不想让我父亲带着遗憾离开人世。您就当帮我一个忙吧！”熊江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谁呀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来除什么账？我总不能身上没虱子逮个虱子咬吧！”小平头一看没了指望，只好悻悻地离开了。

但小平头还是除了肉，是从熊河那里除到的。小平头拿了卤肉向熊河笑了笑，竖起一根大拇指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当天晚上，熊江不但回家早，卖卤肉的钱也不少一分，他认定自己就是熊家卤肉的传人。从父亲房子里出来时，还踌躇满志地吹着口哨。

可第二天父亲却宣布：让熊河跟着我学卤肉。

熊江不服气，偏着头问父亲：“我肉卖得比熊河快，又一分钱不差，咋就选了他呢？”熊甲厚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卖得快属实，一分钱不差也对，可你没有仁爱之心，连给小孩的一点猪肝都舍不得。你也缺乏悲悯之心，一个老人最后的愿望，你都不能满足他，你如何能做得我熊家卤肉的传人？”

熊甲厚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因为这两个人是我专门安排的。”

朋友家是著名的鱼米之乡，前几日从家乡带回了几条野生鳊鱼送给我，让我尝尝鲜。

恰逢休假在家，闲来无事，想着既可以给孩子开荤解馋，又能展示一下南方菜肴的美味，于是就愉快地收下了。

我上网查看了一些相关视频，做法没什么问题，但杀鳊鱼成了最大的问题。杀鳊鱼的关键在于抓住鳊鱼再宰杀，看着简单，如何抓呢？

看我犯了难，儿子自告奋勇，没几分钟他宣布放弃，说他在部队时有个习惯，只要是自己亲手宰杀的动物，做好之后他都不吃。而对鳊鱼这样的美味，他不愿放弃品尝的机会，所以他不能干这事。儿子的这番“查理邪说”让我瞠目结舌，明明自己搞不定，却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好吧，放着，我来！

意料之中，鳊鱼通身滑溜，不好抓，虽抱着一丝希望试了一下，但几个回合下来一无所获。鳊鱼吓得惊慌失措，没命逃窜，我自己也胆战心惊，打起了退堂鼓。既然手滑触不到，那就另想他法。

我拿起一条旧毛巾，瞅准时机，双手齐抓，隔着毛巾，鳊鱼的溜滑感减弱了不少，搏斗之下终有一条鳊鱼被我牢牢抓住，一鼓作气，顺势将它摔晕，手起剪刀落，过行云流水，干脆利落。

一招得逞，剩下就简单了，重复动作，很快就有五条鳊鱼成功宰杀，有些得意的我决定再弄一条，六六大顺嘛！

杀鳊鱼

□周娅琳

这次抓了一条个头不大的家伙，正准备将它摔晕，没想到手抓的位置偏尾部，这个家伙奋起反抗，扭转身子向我扑过来，没等反应过来，它已经狠狠咬在了我的手腕上，疼痛让我顿时惨叫起来，鳊鱼咬得愈发用力。

儿子吓得在一旁不知所措，慌乱中我想起小时候被甲鱼咬时，父亲将我的手放到水里甲鱼就松口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急忙冲水池边打开水管，此时拼尽全身力气咬我的鳊鱼以为复仇成功，松开口。情急之下我气急败坏地将它狠狠摔在地上，急忙查看自己的伤势——能清晰地看到鳊鱼的几排牙痕，触目惊心。

我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，忍着疼，坚持着做好了小桌饭菜。儿子吃得很开心，特别是我做的红烧鳊鱼，他问我怎么做得如此美味，让我教教他……而我却无心吃饭，因为伤口肿胀，四周开始青紫，我有些担心，琢磨是打破伤口还是打狂犬疫苗？

极度不安之下，给朋友打电话询问，朋友安慰说没事，还说他们从小被咬到大，过两天就恢复如常。听完朋友的话，我如释重负，突然想起了父亲，为了满足从小贪吃的我，他有没有被咬伤过？疼吗？如今只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无法给我答案，但我想，父亲应该和我一样。在孩子面前，大人们必须强大，变得无所不能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成为孩子们的依靠，成为他们成长的避风港。

亲情一线

□徐祯霞

认输

□王小梅

谢说：“这算什么，明明你要滑头了，怎么算我赢了呢？你得认输。”

老沈说：“你快走吧，快半夜3点了还闹啥？”无论老谢如何高喊，如何敲门，老沈就是不理了。

说来也巧，第二天老沈便和老伴一起旅游去了，一游便是10天。老沈旅游回来，听说老谢生病住院了，先是一愣：老谢病了？慢慢一想，明白了。他二话不说，怀揣棋盘进了医院。

在医院，老沈不问老谢病情，铺开棋盘要战。老谢却摇摇头说：“我病了，没精神。”老沈说：“你这病，不用一粒药便好，起来起来。”老谢还是摇头。老沈说：“老谢，我说一句话，你听懂了就收棋盘，这辈子不再跟你下棋，你病死了我也不来看你。”

老谢闭着眼，理也不理。老沈说：“实话对你说吧，上次那盘棋的车的确实是我偷的。我没有办法，不那样做，那一夜你也不走……”

“你认输了？”老谢问。
“认输了，彻底认了。”
“别滑头！”老谢说。
“真的，输了。”
“来，现在再战！”
“你的病……”
“我的病？”老谢笑了。
“鬼病！我憋的。我跟你下完这盘棋就出院。”



世相物语

谢敬勋和沈庆华都是快70岁的人。两人原在一个单位共同战斗了40多年，虽然老沈是部门负责人，老谢是普通工人，但他们却是围着棋盘厮杀了40年且互不服气的对手。

老沈下棋机灵，油滑，常常悔棋；老谢则有点迟钝，常常举棋不定。两人曾因此不止一次地坚决表态：再不对阵！

老沈说：“老谢算啥棋，硬是拖死你。”老谢则说：“老沈还是头头呢，不规矩，没一盘不悔棋的。”

话虽这样说，可每天下班时间一到，两人还是又围在了一起。连他们的老伴都说：“这两个人呀，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。”两人却说：“三天不对阵还不憋死人！”

两人是邻居，退休后交战更加频繁，有时甚至一天两场，三场地战下去，连吃饭也不分彼此了，在谁家战便在谁家吃。

谁想今年春天突然出了意外——本来那盘棋老谢已经将了老沈的军，他正乐得仰脸大笑，老沈却一个飞车把老谢的帅给吞了。末了，老沈还绷着脸说：“老谢，我说你是臭棋，你还不服，将你的军了你还跳马。输了吧！”

老谢这才认真打量，可不是，老沈的车正对准他的帅。输了，一拍屁股走了。可是，心里不服。睡到半夜忽然悟了：“我早把老沈的两个车吃掉了，他哪里又弄了一个车将我的军呢？”老谢披起衣服去敲老沈的门。

“老沈，那盘棋不对，你要滑头了。”

“什么滑头？你的老师就在我的车口，你瞎眼了？”老沈被闹醒后，隔着门应了一声。老谢说：“你的车早丢光了，哪来个车？”

老沈却高着嗓门说：“算你赢了行不行？我输了，明天再战！”老

视线滑过的地方，一个熟悉的物品吸引了我，八月炸！久违了的山果，又出现在了我不曾想及的视野里。

八月炸，是儿时吃的山果。走进城市后，再也无缘与之邂逅，但在每每吃到香蕉时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。

或许有人问，为何吃到香蕉会想起八月炸呢？八月炸有点像香蕉，都是糯软香甜的水果，只不过八月炸其间均匀地分布着一些籽粒，而香蕉无籽，除此之外，若论口味，二者极其相似。在没有香蕉可吃的童年，八月炸就成了我们农村孩子最为可口的乡间野果。

因此，在当地，八月炸有“野香蕉”之称。

我停住了脚步，在八月炸的摊点前站定。这是一堆刚采摘的八月炸，还新鲜，果面亮泽，水分饱满，有一些已经炸开了口，裂开的八月炸被用细草绳捆了起来，从裂开的小口中可以看到莹白的果肉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蓦然看到八月炸，令我禁不住发了半天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突然想起询问这是谁的八月炸？摊主是谁？买主是谁？我在摊边一

看，发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抱着胸打量着我，估计他也是为我的好奇而好奇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会八月炸如此惊讶不已？或者，他还正在猜测我接下来会做什么。

其实我们常常在看风景，却难知道，我们一不小心，会不会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？

我反复思量卖八月炸的人，那人有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已经半秃顶，头发脱落的地方亮光光，穿一件浅咖啡色的对襟短衫，双手抱胸，一幅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他似乎并不急于让我讨买，我没说话，他也一直没说话，任我蹲在他的摊位打量他的八月炸。

他不说话，我倒好奇的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八月炸呀？”他慢腾腾地说：“只要有气，都还是能够找得到的，山里嘛，地方大，这儿没有，那儿有！”

好奇心迫使我又追问：“这么多的八月

八月炸

百姓人家

黑猫拉走了

□同亚莉

小区里有一只流浪猫，全身黑乎乎的，长得威武帅气，身躯有一尺半，比别的猫看起来凶猛。一对黑亮的眼神，经常警惕地注视着四周，两只耳朵竖得高高的，极像小白兔的耳朵，神态正如动画片《黑猫警长》中黑猫警长的样子。

我的两个小孙子，一个六岁，一个接近四岁，淘气无比，但却天性很好。他们经常为了一个玩具、一本书争执不下，不按时吃饭睡觉，搞得我毫无办法。

为了让他们按时吃饭睡觉，也为了减少他们之间的矛盾、协调小纠纷、叫停小争斗，我就经常编一些故事来哄他们。

有一次，他们为了一支水枪争执，双方都不肯罢休，我趁他们不注意，迅速收起了他们争执的水枪，并藏了起来。

小孙子问：“水枪呢？”我说黑猫拉走了。大孙子说：“奶奶你又骗人了。”他们两人一时找不到水枪，就停止了争斗，开始一起寻找水枪，寻找不到，然后就开始各玩各的，家里气氛很快平静了下来。

这样的事情，以前也有过不止一次。

前段时间，我和大孙子准备出门，临出门时，大孙子找不到凉鞋。我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找，大孙子突然说：“奶奶，你不要找了，黑猫拉走了。”看着马上就要上小学的六岁多孙子说

快乐家园

□黄雪梅

“不用帮忙做啥，我自己做。”老杨笑呵呵地说着，他正在水龙头冲洗炒瓢，“每做一个菜，都必须清洗干净，要不，容易串味。”旁边还放着做好的腊肠、腌肉，都是他提前准备好的。

看着他有条不紊地在厨房操作，王蓉震撼了，一个人对做饭的态度竟是如此享受，真令人称奇。

老杨说，他就爱做饭，不单是乐趣，更有成就感。而且，他做饭特别喜欢独立操作，其他人一旦帮忙，反而像乱了阵一样。

饭菜上了餐桌，色香味俱全，配有人人喜欢喝的红酒，其乐融融。

饭后，老杨又开始在厨房收拾，清洗锅碗瓢盆，厨房又重新呈现了崭新的局面。收拾完毕，再次卸下围裙，老杨还附带着说：“这下，就只等着刘领导审查了。”

刘领导，审查？王蓉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刘若溪啊！还真逗，都当上领导了。

“一个人有爱好，生活就会充满乐趣有意义，就好比有人爱写文章，有人爱旅游，有人爱打牌一样。爱好会让一个人的生活与众不同。”从若溪家回来后，老杨的话还在王蓉耳边轻轻萦绕。



“老杨最近要回来了。”

刘若溪带着甜蜜和幸福给同事王蓉透露，感觉像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要发生一样。此刻，空气中都流淌着甜蜜。

若溪的爱人老杨在外地上班，假期将至，他就要回来了，难道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吗？只不过，像若溪这样期盼爱人回来的人，并不多。听说，他自己开车回来，路上行程得三天左右，也真是的颠簸劳累。

平时，老杨不在的时候，若溪和她的同事朋友，隔三五都会在一起相聚，聊聊天、吃吃饭、看看电影，几个人不亦乐乎。家庭聚餐也挺有趣，几个人边做边聊，新鲜食材，自由组合，乐趣满满。

不过，现在老杨要回来了，若溪给同事打电话了，发起了邀请。

“王蓉，今天有事忙吗？如果有时间到家里来，你杨哥也回来了。”

“好，知道了，我今天就来了。”王蓉欣然答应。随后，就骑上她情有独钟的共享单车，很快地到了若溪家。

原来，平时的几个朋友都提前来了。在客厅里面聊天，看电视《长津湖》，喝红茶，吃零食。

“你杨哥在给咱做饭……”若溪说道。

聊会儿天，王蓉感觉不对，老杨还没有见个面打招呼，几位女士都在客厅，就让老杨一个在做饭，随后就起身去了厨房。

穿了长围裙，弥勒佛一样的老杨闪亮出现在眼前，正在厨房切菜，他今天准备给大家做酸菜鱼，还有麻婆豆腐等佳肴。

人会收购。”他惊喜地问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这不仅是山野菜，也是药材呢，可治病，如同五味子一样，可食用，亦可药用。”

卖八月炸的人顿露喜色。虽然八月炸的主人说得轻松，其实我知道采摘八月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有时为摘几个八月炸得跑半边坡。这

种野果不会群生，东一株，西一株，生长极不规律。

因我自小在山里长大，每每吃八月炸的时候都是偶遇，或者在去年摘过的地方去找，很难看到哪里有成片的，成林的，让人能一次摘上一背篓。因此，我才为见到这么多八月炸感到惊奇，也为八月炸不能赶快卖掉感到可惜。

其实，摊主跑进山里摘八月炸，还不如打一天工划算，打一天工，随随便便也是一两百，可是这一堆八月炸卖完也卖不到100元

岁月留痕